



今生 晚晚情

青颜如风
夕 著



她对他一见倾心
他视而不见：
“迟小姐，我对你不感兴趣。”

后来频频被打脸：
“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任何人
伤害你！”

言情代言人青颜如风
都市新作

今生能够遇见你，我甘愿付出一往深情。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
001 PUBLISHING LTD.

今生 晚晚情

青颜如风
夕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今生晚晚情 / 青颜如风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9

ISBN 978-7-5594-2396-2

I. ①今… II. ①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32414 号

书 名	今生晚晚情
作 者	青颜如风
出版统筹	汪修荣 邹立勋
选题策划	石 婷 夏 沅
责任编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编辑	木 于
责任监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254 千字
印 张	10
版 次	2018 年 9 月第 1 版,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2396-2
定 价	36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颜文化

研工作室



目录



-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--|
| 001 | 第一章 | 一见斯人误 |
| 010 | 第二章 | 离舟何日归 |
| 026 | 第三章 | 相逢应不识 |
| 057 | 第四章 | 万物有裂隙 |
| 076 | 第五章 | 我只喜欢你 |
| 107 | 第六章 | 深山藏古寺 |
| 122 | 第七章 | 半生流落处 |
| 138 | 第八章 | 潦草的离散 |





目录



151	第九章	爱你的歧途
171	第十章	众生皆孤寂
183	第十一章	曾经沧海深
207	第十二章	心爱的疯子
227	第十三章	怕你飞远去
247	第十四章	春雨落山河
264	第十五章	消失的荆棘
273	第十六章	我在你身旁
280	后 记	





在迟梨的字典里，“风尘”二字向来是用来形容女人的。

可此时此刻，她看到这个叫温屿舟的男人，脑海中莫名就冒出了这个形容词，就像金庸小说中所谓的“一见杨过误终身”。

“皇城”夜总会里霓虹迷离，迟梨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一进门便不知所措，不过，邀她来的祁少恭显然是这里的常客，他一边同工作人员打着招呼，一边侧身来牵她的手。

迟梨佯装拿包避开那只手，喧闹沸腾的音乐里，她听到祁少恭热情恭维地笑着说：“是温总！好久不见，喝多了？”

光影流转，迟梨抬眼看到一个风流绝世的男人。男人洁白的衬衫半敞，皮肤如玉，锁骨形状好看，她再往上看，是一双微醺迷离的桃花眼。

男人没说话，只扬唇轻笑，有一丝傲慢，目光却是温热的。迟梨一脸发蒙地盯着对方，恍然发觉那抹星火扑向自己，她似被烫了一下，慌忙垂眼。

“小白，照顾好温总。”祁少恭向偎在男人怀中的美女道，姑娘娇声应了句“是”，半扶半抱地架着男人往外走去。

偌大的豪华包间里，男男女女坐了一片，碰杯声、笑骂声、歌声混杂其中，迟梨跟在祁少恭的身后找了个地方坐下，那些看起来衣衫华贵的男女没人理她，带她来的男人忙于和熟人打招呼。黄总、江总、冯少、周小姐……一圈寒暄下来，他好似才想起身边的她，有点愧疚地拉过她的手臂，向众人介绍：“这是……”

“我叫迟梨，是祁总的老乡。”她快速地截断了祁少恭的话，生怕他当众宣布她是他的女朋友。

不过，这是事实，她和祁少恭只是棠安老乡，这段时间，他正在追求她。

众人心领神会地给了祁少恭一个嘲讽的眼神，年轻男人脸上有些挂不住，拿了杯酒跟人碰起来，赌气似的没再搭理迟梨。

本来，像祁少恭这种要长相有长相、要事业有事业的豪门少爷，从来都是漂亮女孩趋之若鹜，他这样上赶着追还被嫌弃的，也就她迟梨了。

有人跟祁少恭碰着酒杯笑问：“能让祁少碰一鼻子灰，这姑娘什么来头？”

没什么来头，不过是一对大学教授的女儿，其父母都是谦和温润的知识分子，家境算不上坏，但绝对称不上豪门。不过，迟梨的外公是国内知名的书法家，迟家家风严谨，书香浓郁，外人都赞他们家培养出的孩子个个知书达理、清雅似兰。

迟梨毕业后在一家晚报做编辑，每天与文字打交道，沉静文雅，像一朵静静开放的梨花。一次老乡会上，祁少恭认识了她，见惯了莺莺燕燕、万紫千红，忽然发现这么一株清淡高雅的盛世梨花，有钱有颜的祁少恭便不知疲倦地追起来。

迟梨面皮薄，推了几次推不掉，这才接受祁少恭的邀约，没想到，他带她来这种地方。

有个相貌妩媚的女子在唱黄龄的《风月》，边唱边向祁少恭抛几个媚眼。迟梨干坐着只觉得自己碍眼，于是说了句“我去上洗手间”，起身走了出去。

她刚出了门，一道男声响起：“这就要走？”

走廊的灯光不知是出了故障，还是被人关了，她的视野里一片暗淡，只看到一个挡在眼前的模糊轮廓。

混杂着淡淡酒气的男性气息侵入她的鼻腔，她戒备地往墙边退了退：“谁？”

黑暗里响起一道低低的笑声，轻浮，却好听。

“我不管你是谁，这是公共场所，麻烦让开。”迟梨声音不大，内心那股慌乱感被强行压下。

除了慌乱，她似乎猜到这人是谁，是那个一身风尘气的男子。

声音再度响起，温热的气息袭上她的脸：“你是祁少恭的女人？”

迟梨锁眉，冷冷地怒道：“我不是！我谁的女人也不是。”

他把她当什么人了？

“很好。”渐渐适应光线，迟梨看到正对着自己的一双眼，放肆又深沉，像星河荡波，一小团光晕缓缓地往她的心里荡去，“那，要不要来跟我？”

她忘记了自己是怎样狼狈逃窜的，只记得灯光忽然大亮，明晃晃的光线里，男人风流挺拔的身影被几个美女众星捧月般推回包间，留给她的，唯有那个擦唇而过的“吻”……

算是吻吗？她应该是被轻薄了吧？以她所受到的教育，她此时应该生气、羞愧、愤怒，但奇怪的是，这些感觉统统没有降临，她的心里泛起的反而是一圈圈温柔的波浪，像十六岁时校园樱树枝头

的樱花，飘下来落在心上，让她想起少女时代那些不敢言说的梦、那个如树如玉的少年。

一个登徒子，怎么竟然让她起了遐思？

迟梨又惊讶又不解，冷静之后，她想，也许的确单身太久了，是时候找个人谈恋爱了。

迟梨不辞而别，手机自然快被打爆，七个未接来电，五个是祁少恭的，另外两个都是同一个陌生号码的。

谈恋爱的话，她是不会考虑和祁少恭谈的，而那个人，更是想都不该想。

祁少恭再联系迟梨是在一周后，据他在电话里解释，之所以隔了几天才找她，是因为他出差了。这不，一回到玉市，他就立刻给她打电话。

“上次的事真是抱歉，看来，你不喜欢那种场合，以后我尽量注意。”他态度诚恳，“周末了，我请你吃饭吧，就当赔罪。”

迟梨自然婉拒，理由是现成的：“不好意思，我约了人相亲，祁先生，如果没有事，我们今后别联系了。”

她倒不是骗他，她做事向来干净单纯，很少骗人说假话。上周从“皇城”回来后，她拜托了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尤姐给她介绍对象。这位尤姐四十多岁，是报社有名的红娘，之前曾给她介绍过好几个男孩，遗憾的是，无一成功。这次她主动请尤姐帮忙，尤姐自然喜不自胜，拍着胸脯向她保证：“姐手里的好男孩多的是，这回保准有你满意的！”言语之间，仿佛待婚男女都成了即将上市的商品。

祁少恭窝着一肚子气，又不敢发大少爷脾气：“迟梨，我究竟哪一点不好？你宁愿相亲都不愿意跟我吃顿饭？”

迟梨语气淡淡：“不是好坏的事，只是不合适，吃多少顿饭也

没有意义，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。”

“可我想！你们约了几点？在哪儿相亲？我一定要去看看……”
祁少恭忍不住嚷起来，电话这头的迟梨却毫不犹豫地结束了通话。

她真是后悔认识这个人。

晚上七点，花语咖啡店。

迟梨准时，时间一到便深吸一口气，推门进了咖啡馆。

入门花色缤纷，鸟语啾啾，迟梨环视一圈，在约好的位置坐下，等了十分钟，对方还没来。

好在店里随处是书，她抽了本《山海经》，虽然从小就看过，但新版本的插图丰富了许多，她觉得有趣，渐渐忘了等人的事，沉浸在书中不亦乐乎。

只是，她没想到，抬头的瞬间，会看到那人的身影。

迟梨一阵恍惚，那样极具风尘气的人，怎么会在这种文艺小众的地方出现？转角处是木制楼梯，那抹颀长身影一闪而逝。

她的心中掠过淡淡的惆怅，像石投湖心，原本的忘我状态消失，她重新回到俗世中。

相亲对象姗姗来迟，是个三十岁出头的斯文男子，戴着眼镜，据说是个博士，在园林设计院上班。

都是念过一些书的人，两人从《山海经》聊起，倒也投机，只是，男人一直不主动招呼点餐。迟梨没吃晚饭，找了个说话的间隙招呼服务生过来，点了份蔬菜汤和咖喱面，将菜单递给对方，问他吃什么。

博士点了份牛排，服务生报了菜价，总共二百一十八元。迟梨伸手去拿钱包，男人也拿出了钱夹，取出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习惯AA。”

迟梨顿了一下，立刻微笑：“没关系，不过，地方是我预订的，

这次我请。”

如果男人坚持AA也就罢了，人家在国外待过，可能习惯了这种方式，没想到迟梨话音一落，男人那只握着钞票的手立刻缩了回去：

“哦，也好。”

迟梨付了账，饭菜很快被端上来，可她已经没什么胃口。对面的博士一边吃，一边绘声绘色地介绍着外国菜的昂贵可口：吃法式蜗牛要配钳子和双齿叉，俄国菜里全是油……

迟梨草草地吃了几口，百无聊赖地抬头张望，随着咯吱咯吱的木梯响，一抹冷清修长的身影出现在楼梯口。地中海风格的吊灯将他的脸映得斑斓可笑，纵然如此，迟梨还是无声地倒吸了一口气。

心跳如擂鼓，她欲拒还迎地看过去，男人星子般璀璨的双眼已将她攫住，笑意坦然邪肆。

博士好像说起了房子。

那男人却走过来了。

博士说，他每个月的工资要给父母三分之二。

那男人越来越近了。

博士说，剩下的三分之一够两个人的生活费，这样的话，房贷就需要女方来还。

那男人停了下来。

博士说：“我觉得这样很公平。迟小姐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”

“我有点意见。”餐桌旁站住的男人漠然开口，他有着一张无可挑剔的脸，桃花眼勾魂摄魄，露出冷冷的光时却令人心悸。

迟梨讶然地看着男人，他低头，冲她嫣然一笑，方才如冰的眉眼间顷刻如春风沉醉：“宝贝儿，背着自己的男人来相亲，可真有些不像话啊。”

没有过多停留，他弯腰，伸手，在她的腰上轻轻一托，她轻盈

的身体便跌进了一个宽阔的怀抱。

“抱歉，我家宝贝儿逗你玩，别当真了。”男人说道，语声冷淡、戏谑，“不过，白蹭一顿晚餐，你也不算亏。”

“你……”眼镜博士羞怒地涨红脸，刚站起身，眼前的一对男女已相拥着离开了咖啡馆。

一直走到店外的停车场，迟梨才甩开那只手臂的桎梏，将他推开了一段距离。

“别以为我会感谢你。”她悻悻道，月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洒下来，不知他能不能看出她通红的脸。

“知道。”男人轻笑，斜靠在墙壁上，目光在月下如玉、如水晶，温润极了。

“你生气不是因为我弄砸了你的相亲，而是刚才拖你出来时……我摸了你的腰。”他嗤笑出声，低头，垂眸，明明那么轻佻，举手投足间却蕴含风情万种。

迟梨心口发烫，她不能跟这个人纠缠下去，太危险，他分明是个流氓，而她竟会对流氓蠢蠢欲动。

她低头往马路上走，那人在身后笑着喊：“我叫温屿舟，温暖的温，岛屿的屿，归舟的舟。美女，后会有期。”

温、屿、舟。

迟梨没有转身，脚步却猛地顿住，但仅仅几秒后，她重新迈开步子，离他的身影越来越远。

一路上，两道声音在脑海里不断纠缠。

“你好，我叫温屿舟，温暖的温，岛屿的屿，归舟的舟。”

“我叫温屿舟，温暖的温，岛屿的屿，归舟的舟。美女，后会有期。”

一道模糊、遥远，是印在青春里的朦胧底色；一道清晰、真实，是入心入肺的蛊咒。

就是他吧？纯白时光中那个清朗干净、笑起来有一点忧郁的少年？

不、不，好端端一个男孩子，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？

一定不是他。

迟梨压下了心头的纠结，新的一周开始了，她必须让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。

可是，鬼使神差地，在和高中同学小文微信聊天时，她忍不住旁敲侧击地问起了那个男孩的事。

迟梨的老家虽在棠安，可她父母退休前长期在省会城市玉市工作，所以，她从小学起就在玉市读的，直到高三上学期，因为户口问题，她不得不回棠安参加高考。也就是在棠安一中这短短的一个学期，她认识了那个叫温屿舟的男孩。

他是棠安一中神话般的存在，高颜值、高智商，背景还神秘。没有人见过他的父母和其他家人，却有人看到有专人豪车送他上学、接他放学。每次期末考试，第二名是谁大家没印象，但第一名肯定是他。

直到高三文理分科后的第一次模拟考试，成绩榜上有了两个第一名：理科班的温屿舟，文科班的迟梨。

可惜，没多久，迟梨就又离开了棠安，父母终于为她解决了户口问题。最后一个学期，她回到玉市参加高考，从此，再也没见过那个男孩。

他们如流星交会，迟梨不得不相信，温屿舟的青春记忆里根本不会有她一丁点儿的蛛丝马迹。

然而，无人知道，那个少年于她而言，则是一眼万年，一见斯人误终身。

说起棠安一中的温屿舟，同学告诉迟梨一个惊人的消息：“他呀，你不知道吗？据说，你刚走没多久，他就被抓了，好像被判了三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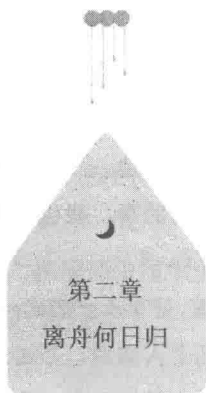
“什么？”答案太匪夷所思，连一向淡定的迟梨也瞠目结舌，忙追问，“我是说那个总考第一名的温屿舟……”

“没错，天才少年嘛，就是他。”隔着屏幕，迟梨也能感觉到同学的惋惜，“高考一个月前的事，我也没亲眼看见，但大家都是这么传的，说他被警察带走了。”

迟梨嘴唇颤抖，手指发凉，好半天才敲出一行字：“犯的什么事？”

“说不清，他的事没几个人知道。不过，后来我听别人说是跟什么经济犯罪有关，我倒是觉得扯淡，一个高中生怎么能扯上经济犯罪？欸，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他了？”

迟梨还沉浸在震惊中，半天才手腕发软地敲了一行字过去：“没事，就是随便问问。”发送完，她也顾不得道别，关了电脑便一头栽进枕头里。



这晚，迟梨做了个梦。

梦里，她还是十七八岁的模样，羞涩、内敛、敏感，刚刚转到陌生的学校，周围是一张张陌生的脸。类似于男同学的热情、女同学的孤立这样的事情，常常让她不知所措，于是，她只好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人。

于是，在棠安一中的那段时光成了迟梨生命中最孤独的日子，她一个人打水、吃饭、上自习，一个人听歌、看书、到处走。

直到那节电脑课。也不知是那台电脑中了毒，还是她不小心碰到了哪里，当班上的同学都随着老师的指令操作时，只有她手忙脚乱地关掉一个又一个弹窗，弹出的网页内容自然是乱七八糟的，还有些不堪入目的。她按着鼠标不但没有关掉，反而打开了页面，大尺度的画面火焰般灼烧着她的双颊。就当感到有人窃窃而笑向她投来目光，老师的脚步也越来越近时，从旁边的座位探过一条手臂，修长的手指在主机上一按，眼前的屏幕顿时黑了，一切归于平静。

老师的声音传来时，她已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，只感觉自己稀里糊涂地站起来换到了邻座的电脑前，而那个刚刚关掉她的电脑的男孩则坐在她原先的座位上，神情专注、指尖飞快地敲打了一阵后，电脑飞快地恢复了正常运行。

她充满感激地盯着他，记住了他的侧脸。他转过头来时，她的心如风帆鼓起，胸口有闷闷的擂鼓声，他浅浅地一笑：“你好，我叫温屿舟，温暖的温，岛屿的屿，归舟的舟。”

天一热起来，新闻行业似乎也进入淡季，天天大日头晒着，记者们早出晚归，被晒成非洲人，编辑们则昼伏夜出，在空调嗡嗡作响的大厅里与蚊子和稿子为伴。

日子是平淡如水的，只是，迟梨的心绪这些天不太稳定，梦中的少年与现实中的男人重叠又分离，她试图甩开，却发现根本徒劳，不是无力，而是执念太深。

因此，对原本就该断绝来往的人，迟梨留了情面，比如，祁少恭。除了通过他，迟梨似乎找不到别的可以接触到温屿舟的渠道。

这一次，祁少恭跑到迟梨工作的报社来堵她，开了一辆招摇的跑车，音乐放得震天响，车前盖上放着一大捧香槟玫瑰。只可惜，她下班出来得晚，祁少恭等了一个多小时，玫瑰花蔫了不说，志得意满的男人也被傍晚的闷热弄得一脸不耐烦。

迟梨款款地走出了大楼，白底晕染着青花的雪纺裙摇曳着，她的步伐轻盈灵动，几乎可与冰雪媲美的肌肤在夕阳下微微泛着金光。

刹那间，祁少恭胸中的郁闷一扫而光，迟梨像一阵清风柔柔地吹进他的心里。

他咧开嘴笑，抱起那束玫瑰，冲她招了招手。

其实，她更适合小雏菊。祁少恭把花塞进她的怀里时想。